

隐地

序跋

赶紧加油，正

内心，未必会写在日记里，写了也不一定愿意发表。所以愿意发表的，就不可能真的是自己的日记。而我仍以日记体书写，主要先是听《天光云影共徘徊》的作者刘森尧告诉我，法国文坛，有一家出版社每年都会请一位作家写日记，他希望国内的出版社，也能有一套日记丛书，一年一位，十年累积下来，十本书摆在一起颇为可观；其次，我刚写过「纵切」的《涨潮日》，如果再能把自己「横切」一次，倒也有趣；于是今年一月一日起，就以自己为实验，写起「日记」来了。

《众里寻她》作者范铭如，在评陈玉慧《巴伐利亚的蓝光——一个台湾女子的德国日记》（二零零二年六月二日《读书人》版）时说：「书」是公开的秘密。公开的日记在本质上是矛盾的……这种欲语还休

还是电影和小说自由，近观瑞典电影《一个屋檐下》，一群住在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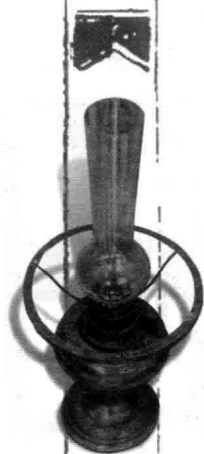
己的人生观，其中有一女子露着性器走来**古吴轩出版社**抗议，不可

人看身体第一器官，女方当然也不悦，她凭你可以不要看，何况性器本身



语言中

隐地序跋



古吴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书人文丛序跋小系 / 王稼句主编. — 苏州: 古吴轩出版社, 2004.7

ISBN 7-80574-813-6

I. 书… II. 王… III. 序跋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2048 号

责任编辑: 王 放

装帧设计: 周 晨

书人文丛序跋小系·隐地序跋 陈子善编

主 编: 王稼句

● 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 488 号 邮编: 215006

E-mail: gwxcbs@126.com

电话: 0512-65232286 传真: 0512-65233679

- 印 刷: 苏州九方印务有限公司
- 开 本: 880 × 1230 mm 1/32
- 印 张: 4.75
- 版 次: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- 印 数: 1-3000 册
- 书 号: ISBN 7-80574-813-6/G·212
- 定 价: 144.00 元 (8 册)

- 004 • 写在《伞上伞下》前面
- 005 • 追梦——《伞上伞下》与《幻想的男子》重排本后记
- 008 • 《现代人生》后记
- 010 • 哥哥和我——《欧游随笔》代序
- 013 • 二十年——为《欧游随笔》七版而写
- 017 • 水果沙拉的早晨——《爱喝咖啡的人》代序
- 020 • 电影·咖啡·梦——《爱喝咖啡的人》代后记
- 023 • “正常”，不可能存在吗？——《翻转的年代》代序
- 026 • 《翻转的年代》后记
- 029 • 《荡着秋千喝咖啡》序
- 033 • 《荡着秋千喝咖啡》后记
- 034 • 我的拉力——《涨潮日》代后记
- 047 • 写在《我的宗教我的庙》前面
- 050 • 《2002/ 隐地》后记
- 054 • 《2002/ 隐地》(Volume Two) 后记

- 057 • 《幻想的男子》后记
- 059 • 缥缈的梦——《伞上伞下》与《幻想的男子》重印后记
- 063 • 《碎心簪》自序
- 065 • 《隐地极短篇》后记
- 069 • 《隐地极短篇》五版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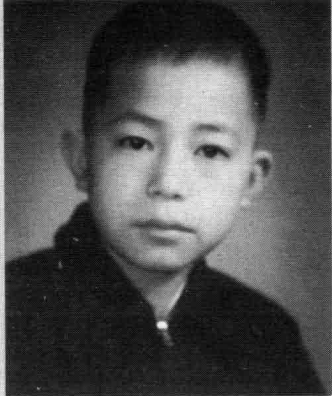
- 072 • 《心的挣扎》自序

- 073 • 《心的挣扎》后记
- 077 • 《心的挣扎》校后记
- 082 • 我愿——《人啊人》序
- 083 • 《人啊人》后记
- 084 • 写——《众生》代序
- 089 • 《众生》后记
- 091 • 写诗的故事——《法式裸睡》后记
- 098 • 《一天里的戏码》后记
- 100 • 享受风为我们带来的一朵云——《一天里的戏码》校后记
- 103 • 《四重奏》跋

- 107 • 生活在兴趣里——《快乐的读书人》代序
- 117 • 《快乐的读书人》后记
- 119 • “两种生长”的人生——《我的书名就叫书》代序
- 122 • 《我的书名就叫书》后记
- 126 • 《隐地看小说》后记
- 128 • 《隐地看小说》重印后记
- 129 • 九年·三十年——《隐地看小说》四版后记
- 131 • 《作家与书的故事》后记
- 134 • 十年——写在《作家与书的故事》增订之前
- 136 • 《出版心事》校后记
- 138 • 《出版心事》后记新写
- 139 • 《自从有了书以后……》后记

→ 隐地就读国语实小二年级,时年十岁。

↓ 一九五三年,隐地从女师附小毕业。后排左一为隐地。





← 少年隐地，也曾细手长腿。瘦削的少年啊，你去了哪里？

↓ 隐地二十岁时留影。



→ 隐地与夫人林贵真女士家居照。

↓ 隐地全家福。





写在《伞上伞下》前面

只是一朵寂寞的小花而已。

出书本来不算什么大事,但对正在读书的我来说,却经历了太多的辛酸。虽然如此,但在花树烂漫的文艺苗圃上,我——一朵小花,也依然开放了;也许没有人来理会这朵寂寞小花,但是在花团锦簇中,毕竟也尽了一份生长的力量,虽然是很小很小的。

毕业前夕,即将离开可爱的、可怀念的新闻系与师长同学们;为了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追忆一些逝去了的笑声、泪痕,出书该是个最恰当的纪念了。

当然了,这只是开始,我仍需要作更大的努力,走未走完的路。亚里士多德说:“何其渺小的人生!”那的确是真的;我,只是一朵小花,很小很小的。

一九六三年二月于北投

追梦

——《伞上伞下》与《幻想的男子》 重排本后记

《伞上伞下》初版于一九六三年，至今已有三十六年历史，当初向“救国团”二组申请到一笔出书贷款，交给皇冠出版社的平先生帮我出版，委托远东书报社发行，后来鑫涛先生转交给我一笔书款，我一拿到钱，立刻把钱还给“救国团”，三十六年前的这段往事，至今想来仍温暖我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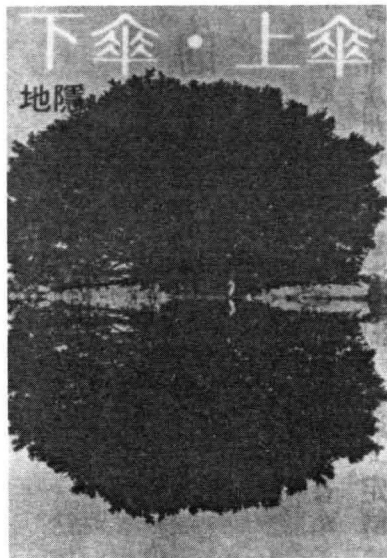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尔雅第二次重排这本三十六年前出版的书，二十年前尔雅曾重印过一次，当时排的是新五号字，隔了二十年，大家的眼力都不如从前，每个朋友一打开书，第一句话总是“字怎么那么小”？这次重排，改用老五号，看来清爽多了，只是字一大，页码就增加，当年一本薄薄的书，如今竟然也显得颇有分量了！

此次重排，我请盛弘、碧君帮我校对，主要我真的有些不敢面对自己这本少作。盛弘是优秀的散文作家，他的《桃花盛开》用字准确，作家阿盛说他是新一代有理想的写作者，我让他帮我审视，多少也有一些心虚，还好，校完之后，盛弘还给我写了一封信：

“在马友友的大提琴音乐声中，《伞上伞下》一书的校对工作告一段落。正如‘五线谱’中的叙述，《伞上伞下》全书充满了‘一股青春活力，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’，而且相较于目下年轻作家的小说，充斥着虚无、情色、徬徨、梦呓，自始至

↓ 《伞上伞下》，皇冠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初版。

↓ 《伞上伞下》，尔雅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初版。



终找不着出口，《伞上伞下》有充沛的勇气、信心，一种乐观、自信、向上的气质。因此尽管文学技巧质朴，但在逐渐进入此中氛围时，我相信此书必然记录了那一代青年的思想、心理与生活。”

这封信使我多少增加了一些信心，也让我安心地把这本少作再印一版。



← 《伞上下》，尔雅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五月新一版。

书
人
文
丛

两年前，我也重印了一九六六年在文星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幻想的男子——一千个世界》，少年时候写作的梦，透过自己的出版社，如今让我仿佛又重新年轻一次，

那些二十多岁时候写作和投稿的狂热岁月，那些穷困但充满活力的“昔日的辉光”——借用庆明兄的新书名——是多么遥远却又像在眼前，“一个叫段尚勤的年轻人”老了，还好，诗人段尚勤是年轻的。小说家老了，诗人年轻；有一天当诗人老了，还有一个年轻的小说家会诞生！

写作，是我一个永远甜蜜的梦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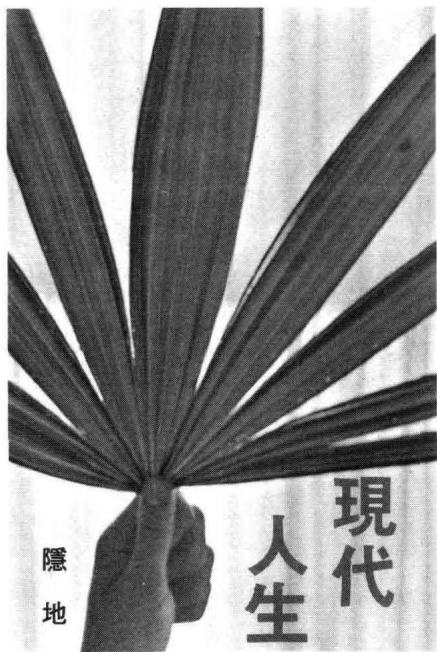
《现代人生》后记

写完《知止》，我的《现代人生》将暂告一个段落。我书读得不多。读得少，写得多，绝不是好现象，我应该“知止”。不过，提起笔来，我依旧怀念那一段写《现代人生》的日子。

遇上星期天，例假日，总是那儿也不去，蹲在家里，像老母鸡孵小鸡，一次四五则，写完了真是大快我心。

家到办公室有一段距离，每天两个小时的车程，如果幸运坐到位置，一支笔、一张纸，在指南客运车上，也写了不少则《现代人生》。

是六月初从欧洲旅游归来，我突然有了“早起”的习惯，无论如何迟睡，早上五点钟一定醒来，也许是呼吸到新鲜的





空气吧！有时写起《现代人生》来也相当顺手。

《现代人生》前后写了约一年时间，占了《中华副刊》不少宝贵篇幅，现在想到自己书架上又将增添新书一册，心中充满感激之情，感谢蔡文甫先生开辟这样一个“迷你”专栏，使我自己的一些沉思默想能和读友作感情的沟通，同时也感谢琦君女士、彭品光先生经常给我打气和鼓励。

当然，也要感谢贵真，可以说，这本书里的很多篇，是我们共同创作的。在《快乐的读书人》后记里，我曾对她说，下次该轮到她擦地抹桌子了，我希望至少在我们家里，下一本新书是属于她的。结果事与愿违，显然在教书之余，她仍然不停地忙着家事，而这也是我所以有时间来写《现代人生》的一部分原因。

这本书里的每一则都是我心底真诚的呼声，但愿它能引起你的共鸣，使我们的“现代人生”变得更理想，美好！

哥哥和我 ——《欧游随笔》代序

父亲生意失败后，我们家可说一贫如洗，哥哥到南部当学徒。虽然后来他北上和朋友合伙开一家小小的皮鞋店，他仍然只能住在当时还没被拆除的中华路违章建筑二楼，那时即使我只有十六岁，到他住处去看他，也必须弯着腰。他住的阁楼是无法站直的，因为屋顶实在太低了。

那几年，我跟着失业的父亲住在一起，有时三餐不继，但我仍未辍学，我利用晚上替人送煤球，利用假日和礼拜天卖报纸，虽然哥哥境况也不好，不过遇到母亲生病，我仍然只有去向他要钱。哥哥不是母亲生的，他甚至想到自己留在大陆上的母亲，就会怨我的母亲，不过那几年，每次母亲生病，部分医药费，也还常常是他给我的。

我进了军校以后，哥哥的经济情况就一天比一天好转。但是，他有六个孩子，负担也是够重的。

我结婚的时候，哥哥也帮了不少忙。这些年我学哥哥，赤手空拳，白手成家，不过我从小喜欢文学，我的嗜好和职业，只允许我过普通的生活，总算我以自己的积蓄，加上公家的贷款，买了一栋房子，有了房子，我才觉得自己真的有“根”了！

至于出国，对我而言，仅止于可遇而不可求的。出国只属于那些留学生，属于那些工商业巨子，属于那些因公考察的



官员，属于有钱的大爷们，然而，有时“机缘”一事是难以预言的。

自从父亲去世后，哥哥忙着做生意，我自己也是一天到晚不是家、就是办公室的来回奔波着，所以长久以来，和朋友也很少走动，哥哥那里，更是一年难得见一次，彼此都生疏了，直到《快乐的读书人》出版，我寄了一本给他。

大概就是那本书，使他想到打电话给我，他要我办出国手续，他说写文章的人，应该到国外走走，就这样，我有了一次欧游的机会。

最近，哥哥在生意上受了挫折，他一下子似乎深沉了许多，对于将来，一向说话喜欢用肯定句，做事十分有果断力，同时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哥哥，突然给我一种茫然的感觉。

而我所有到欧洲的兴奋，也就不敢在他跟前述说了。



但是,我还是写下了这样一本小书,写出了我心中的一番感谢。

三十多天如梦似幻的游踪,踏遍了欧洲大小十三国,我当戏称:“此行让我看遍了世界的九十九面。”这是我生命中的一页“珍闻”,虽然不免流于“走马看花”,但一路上所行所见,所闻所感,亦不失为一段“心路历程”吧!

我现在又兴致勃勃的回到自己的编辑岗位,只因为在忙碌的日子里,我曾经旅游欧洲,这是一种鼓舞,从现在起,我必须付出,为了我从别人处得到太多。